

古典文论的当代转化(12)

如何判断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文学属性

——基于中国传统文论“感兴”论的阐发

□赵以保

近年来,人工智能文艺创作引发学界持续关注,仅以中国知网文献检索为例,截至2024年6月30日已有643条相关研究文献,其中博士论文3篇,硕士论文15篇。纵观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文艺合法性,及对传统文艺创作带来的挑战。本文基于中国传统文论的“感兴”概念,探讨当下炙手可热的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文学属性问题。

“感兴”是中国传统文论与美学的重要范畴。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考述“感兴”概念的发生、内涵及演变,直接借鉴学界对其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的研究成果,将中国古代“感兴”概念蕴含的文学创作缘起、文学创作构思、文学创作传达、文学创作功能等带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运用于阐释当前人工智能文艺创作现象。从中国传统“感兴”理论的学理层面,探讨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文学属性问题。

其一,触物起情的文学发生论。人工智能生成文学作品,对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发生学带来了挑战。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感兴”论,可能为我们思考这一议题提供相关视角。依据“感兴”论,文学创作不是无中生有,更非神灵附体,而是“触物起情”,即主体在外在世界(物)触动下的情感抒发。早在《礼记·乐本》篇已有记载:“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乐本》提出,“乐”的发生是人心受到外物的触动。如果说此处的“乐”还属于广义上的文艺,最早将“触物起情”观,推广到文学领域的当数钟嵘,其《诗品》开宗明义,“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继承了《乐本》的“感物”观。在中国文论史上,类似阐述不胜枚举,中国传统“感兴”论,将文学的发生归结为主体受到外界的触动。

然而,当前人工智能文艺创作的实质是数据库自动生成,或人机协作生成,是对已有文艺作品程式法则的精密化排列组合。例如2017年5月由机器人“小冰”创作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据介绍是其学习模仿了数百位著名现代诗人的作品的产物;再如2024年5月国内首部百字万字长篇小说《天命使徒》,是由华东师范大学文学教授团队采用“大语言模型+提示词+后期润色”的人机综合生成,王峰将其界定为网络小说,因为其团队按照网络小说的程式法则编制的提示词,严格意义上是对已有网络小说的模仿。因此,如果从“感兴”论的文学发生观来看,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学作品显然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其二,心物交感的文学创作论。中国传统文论“感兴”概念,除了强调文学创作缘起上需要外物的“触动”外,还特别强调物我交感互动。主体对外在对象的积极触动,不是一味地被动接受,而是与外物的感知形成积极的应答,诚如刘勰所说的“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另外,在中国古代哲学观看来,外在对象的“物”也非静物、死物,而是将其与主体视为一气运化的统一体,“物”与主体的“心”同样处于互摄激荡的变化中,诚如陆机将这一“心物交感”激荡现象描述为“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文赋》)。因此,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孔阳将美的本质特征界定为“多层累的创新”,文艺的美在于“恒新恒异”的建构。

相较之下,人工智能生成的文艺作品,恰恰缺失了文艺创作的“心物交感”意象建构环节。文艺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其不可复制地将物我适然相遇的刹那感兴,传达物化为可供人们欣赏的审美对象。显然,人工智能生成的文艺作品,没有了物我由两厢外在走向交感互融的过程,也就是说缺失了文学作为人学的核心属性。以“小冰”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为例,正因为其缺失了创作主体的生命感兴,其中的大量诗句反而给人矫揉造作之

根据“感兴”论,文学作品是物我适然相遇后的神会心得,是主体不期而然的自然呈现,强调自然天成。而当前人工智能生成文学作品是按照预设的程序,对人类已有作品创作规律、文体法则的模仿与重组,强调人工雕琢,给欣赏者带来的是技术上的折服。因此,在人工智能文学作品镜像下,文学创作更加呼吁真情实感的自然呈现,因为文字的雕饰与组合,人工智能可以轻松完成,但在有感而发层面,人类仍有绝对优势

感。试想,正是因为杜甫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历史变故,在时代巨变感召下创作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等脍炙人口的诗句,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真实情感,进而由衷体会到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之美。反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以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逼真模仿出杜甫风格的“诗”,但难免给人不过徒具形式,不仅很难形成情感共鸣,而且还会产生东施效颦、无病呻吟的感受。

其三,即兴而作的文学传达论。感兴论在文学创作传达环节上的特点为即兴而作、一挥而就,强调文学创作上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加雕琢的直接性,诚如苏轼所谓的,“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文说》)。也就是说,苏轼写文章是在兴会来临时直抒胸臆,没有雕琢痕迹,更无固定的程式法则。宗白华曾概括中国古代两种美的类型——“错彩镂金的美”和“芙蓉出水的美”。自魏晋六朝起,中国人的审美认为芙蓉出水的美是一种更高境界的美,体现为不刻意追求文字的雕琢,崇尚清新自然的美。

相比较而言,人工智能文学作品,恰恰是在预先设定的程式模型基础上的自动生成或人机结合生成,例如长篇小说《天命使徒》是在团队编写的提示词、框架、情节等设定下完成的,并且后期还经过了人工的润色。如果对照“感兴”论即兴而作的文学传达观,人工智能这一创作方式,显然属于典型的雕琢装饰型文学创作,与中国古代备受推崇的芙蓉出水式自然清新的文学相差甚远。因此,我们也才可以理解严羽盛赞盛唐诗歌的原因,“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正在于盛唐诗人的诗歌创作属于自然而然而发,无人工雕琢痕迹。

其四,言尽意余的文学功效论。“感兴”概念除了上述文学创作思想外,还蕴含着文学的审美功效观,即从欣赏者的角度来说,文学具有的独特价值。中国古代早在孔子已经意识到“诗”具有的社会功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论语》此处“兴”,朱熹注释为“感发志意”,显然是指“诗”在儒家君子人格形成的特殊功能。那么,当前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学作品具备“诗,可以兴”的功能吗?如果不具备,人工智能文学与人类创作的文学,在文学功能上存在的差异何在?

再引用《论语》探讨“诗,可以兴”的原因:“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对子贡说

的这段话,语意简明易懂,但对于我们理解“诗”具有的独特功能意义非凡。关键在于“告诸往而知来者”这句话,孔子是借“诗”具有的这一独特属性来表扬学生子贡,即和子贡说了些已经发生的事(告诸往),他就可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知来者)。这是孔子作为圣人发现了“诗”具有的独特属性,后来发展为影响深远的“言尽意余”的中国文论传统。因此,“诗,可以兴”,在于其具有指向“未知”“想象”“建构”等功能属性(知来者)。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亚里士多德,他说“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究其原因还是诗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模仿可能发生的事,而历史模仿的是已经发生的事。由此,也可以理解“诗,可以兴”的原因,正在于“诗”蕴含无限可能性的意味,感发欣赏的思考与想象。

如前文所述,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的实质是对已有文学的程式、创作规律的大数据推算、模仿和重组,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模仿的是已经发生的事”。人类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作者在兴会触动状态下的建构,是指向未来的,诚如南朝王微所谓的“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文艺家创作的作品具有如造化创构世界一样,蕴含崇高的神圣意味,绝非对已有世界的排列重组。因此,从“感兴”论的文学功效论来说,目前人工智能生成文学尚不具有指向未来的创造性功能,对欣赏者的感发,更多的是缘于对人工智能高超之“技”的惊叹,而非来自其包孕未知之“道”的触动。

总之,探讨人工智能生成文艺作品的文学属性是当前文艺界不可回避的话题。本文仅以中国古代“感兴”概念作为理论依据,阐述人工智能生成文学作品与传统文学作品存在的差异。根据“感兴”论,文学作品是物我适然相遇后的神会心得,是主体不期而然的自然呈现,强调自然天成,推崇“芙蓉出水”型文学。这类文学艺术之所以震撼欣赏者的心灵,在于其具有指向未来的创造性功能,可以感发欣赏者的思考与想象。而当前人工智能生成文学作品是按照预设的程序,对人类已有作品创作规律、文体法则的模仿与重组,强调人工雕琢,属于装饰型的文学,给欣赏者带来的是技术上的折服。因此,在人工智能文学作品镜像下,文学创作更加呼吁真情实感的自然呈现,因为文字的雕饰与组合,人工智能可以轻松完成,但在有感而发层面,人类仍有绝对优势。

(作者系三峡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 声音

一个作家的作品,隐藏着他对文学、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美的独特感受方式。我一直很喜欢汪曾祺先生,记得他在《晚饭花集·自序》中写道:“我有一个很朴素,古典的说法,就是写一个作品总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很多写作者,坚持写作数十年,是因为他相信文学的力量,相信美的力量,相信善的力量。文学是用来柔软、抚慰、滋润心灵的。一个作家的起点就是真诚,我们必须对这个世界怀着巨大的善意,去珍视生命中的微光。

苏轼有云,“文者气之所形”。每一件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其实都是由一团“气”所包裹的。我平时喜欢研究书法,也会在书法中寻找文学创作的方法。在我看来,书法的众多要义中,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真力弥漫,一是含而不露,这与气的运行有关。气的生成,是非常缓慢的,它是时间和情感共同的结果,这一点和小说的创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小说家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气运笔,让一切在笔下自由地呼吸。要想做到真力弥漫,前提是元气充沛;作品构思的过程,就是气慢慢凝聚的过程。要做到含而不露,一泻千里,要擒纵有道,收放有度,让气息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这样的作品才会给人气韵生动、意味未尽的感觉。

文学是一项古老的手艺,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写好每一个作品。好作品的诞生不仅需要创意,需要生活的积淀,也需要千锤百炼的工匠精神。在创作的过程中,写作者需要斟酌文字,记录人物独特的情感波动和心理的微妙变化;创作完成后,还需要多次打磨,比如可能需要增减一两个小章节,也可能需要对结尾进行微小的调整,让结尾更富暗示性、更加绵长、更有余韵。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品质,自然离不开语言。爱尔兰作家克莱尔·吉根曾说:“我写作,是因为喜欢听语言碰撞的声音。”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作家的面貌,很大程度上是靠语言来区别的。一个作家不懂得语言,就像厨师不懂得调味一样可怕。好的语言应该入口即化,同时又回味无穷。我觉得,好的语言要准确而灵动。语言的准确,不仅是意思的准确,要有讲究节奏的准确。语言灵动,才会产生柔软、蓬松的感觉。只有准确,没有灵动,是乏味的;只有灵动,没有准确,则是飘忽的。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反复修改是非常必要的,修改是给每一个句子注入生命的温度,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意思或许没有变化,但节奏发生了变化,味道就会随之发生变化。

文学创作当然需要技术,但不能只有技术。写作者最重要的工作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土地。我很认可费尔巴哈的一句话:“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作家归根到底还是文化的代言人,如鲁迅之于绍兴,老舍之于北京,沈从文之于湘西。文化给作家的作品提供了最丰富的滋养。无情则无文,如果一个作家对他所处的时代、对他脚下的土地,没有赤子般的深情,他写出的作品绝对不会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我所生活的粤港澳大湾区是作家创作的富矿。这里的文化,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深厚、多样的传统文化,另一个是面向世界的现代性经验。因此,我近年创作,除了长篇小说,还有不少非虚构作品。有人说,作家不仅要有写作的天赋,还要有行动的能力。我的非虚构作品,都是行动的结果。我希望深入到大湾区历史文化的肌理中去,以文学的方式展现我感受到的大湾区传统文化之美。

人类有两大敌人,一个是贫困,一个是空虚。因此,真正的富裕,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裕。物质富裕是精神富裕的基础,精神富裕是物质富裕的升华。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要想实现精神富裕,必然呼唤文学的高质量发展。文学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人才,标志在作品。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时代在变化,写作的难度也在增加,我们要做人民的学生,到人民中去,为人民书写,提升生活厚度、情感温度、审美高度,用带着体温的好作品,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作品,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光荣。

(作者系广东作家)

写作需要技术,但不能只有技术

□ 盛慧

二〇二四「北京作家日」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讯(记者 王冕) 6月22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老舍文学院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2024“北京作家日”开幕式暨北京市文联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工程5周年成果发布及项目签约仪式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今年是“北京作家日”品牌活动5周年,吸引了国内作家、评论家及来自33个国家的汉学家和出版界代表参加。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陈宁,中图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李红文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与中国作家刘震云、土耳其红猫出版社社长哈卢克·赫普顿、美国汉学家莫楷共同启动2024“北京作家日”。

成果发布环节,参与北京市文联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工程的作家、译者及海外出版人代表讲述了北京文学“走出去”成果背后的故事。《我这一辈子》阿拉伯文版和日文版、《我和我的命》俄文版、《蒙面之城》捷克文版、《她》意大利文版、《世间已无陈金芳》意大利文版、《诗歌植物学》法文版、《北京作家短篇小说集》意大利文版等8部今年新出版的多语种新书正式亮相。

项目启动环节,参与翻译工程五期项目的作家、汉学家及海外出版人代表围绕北京文学的海外译介、出版与传播展开分享。作家代表与中国公司海外业务中心主任王宇燕分别就老舍《我这一辈子》、郁铮之《九栋》、刘震云《一日三秋》、马伯庸《太白金星有点烦》、韩小蕙《北京这座城》、徐小斌《海火》与海外出版人代表共同签署版权协议。北京文学期刊中心与土耳其红猫出版社就《北京文学》精选作品集土耳其翻译出版共同签署出版合作备忘录。2024北京文学作品翻译推广工程五期项目共有9部作品入库,除以上7部以外,石一枫《漂洋过海来送你》法文版、《北京作家短篇小说集》法文版已在今年4月巴黎图书节期间完成签约。

开幕式后举办了“中国故事 世界文学:跨文化中的北京故事”对话活动。活动由李洱主持,刘震云、芥叶、石一枫与吉来、莫楷、罗一人等中外作家、汉学家从不同视角展开交流。当天下午,由中央民族歌舞团推出的2024北京作家日“人民的非遗”专场音乐会在老舍剧场举行,展现了中华民族美美与共的和谐画卷,为中外嘉宾献上了一场中国文化视听盛宴。当晚,由中图公司主办的第二届“仲夏文学之夜”活动在北京翰林书院举行,中外作家、汉学家、出版人共话文学友谊,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

据介绍,“北京作家日”品牌活动围绕“北京文学让世界看到”北京作家与世界对话”主题,以独特方式讲述北京文学、传播北京故事,举办5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已成为北京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2024“北京作家日”精心策划了“译·北京——北京文学与世界对话”“访·北京——北京作家与汉学家代表体验北京”“阅·北京——多国汉学家推荐北京文学作品”“读·北京——北京作家朗读名篇名作”等30余场系列活动。

专家研讨“鲁迅茅盾传统与百年浙江文学思潮”

本报讯 6月29日,由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茅盾研究会和浙江传媒学院主办的“鲁迅茅盾传统与百年浙江文学思潮”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桐乡举行。浙江传媒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韦路,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黄乔生,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扬,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

开幕式上,韦路、黄乔生、杨扬分别

代表主办方致辞。他们表示,鲁迅和茅盾都是现代文学的大家,将这两位文学家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很有意义。研究鲁迅与茅盾,不能只停留在教科书上,一定要回到文学的历史现场,这需要老中青三代学人一起努力推进。

在主题报告环节,黄健、刘川鄂、杨剑龙、曹禧修、刘进才、余进祥、赵卫东、欧家斤、叶祝弟等学者围绕“地域文化维

《华服霓裳》探秘京剧戏服之美

是中华文化礼制的缩影。国粹京剧将礼仪之规呈现于戏服中,在纹饰、色彩、样式的选择运用方面形成了一套体系完整、严谨有序、蔚为大观的穿戴规制。北京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华服霓裳——京剧戏服探秘》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该书总策划人、北教传媒公司总编辑兼副总编辑刘祖燕,以及该书的两位作者京剧服装道具收藏家刘飞、戏曲专家刘连伦与会分享。

中华服饰文化源远流长,服章之美

蒋林新作讲述熊猫福宝的幸福故事

本报讯 作家蒋林创作的自然科学作品《熊猫福宝》近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国内首部记录大熊猫福宝的自然科学作品,《熊猫福宝》以大熊猫福宝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以生动活泼的语言,讲述了福宝的出生、成长及其与两位韩国饲养员爷爷间的感人故事。除此之外,《熊猫福宝》还精选了中日韩三国摄影师拍摄的100多幅福宝及福宝家

族的照片,以及官方独家授权的福宝回国照片,图文并茂地呈现出福宝的成长历程。书末还附有丰富的熊猫知识问答,介绍了大熊猫的生物学特点和习性。

近年来,蒋林创作了多部大熊猫主题文学作品,被读者亲切地称为“熊猫作家”。蒋林的“熊猫文学”系列作品,文字生动细腻,饱含深情。福宝何以治愈人心、让人感到幸福?对此,蒋林有着独特的诠释和表达:“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就像福宝那样,有爱她的妈妈和两位爷爷。在无忧无虑的福宝那里获得安慰,我们能从无忧无虑的福宝那里获得安慰。福宝仿佛可以治愈大家的创伤,让大家拥有寻找爱的勇气,勇敢地走向未来。希望我们都能从福宝顺遂的光阴里,寻找到人生的方向,积蓄追求幸福人生的力量。”

本报讯(记者 王冕) 6月28日,《邵大箴美术批评文集》新书发布会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林茂、安徽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兼总编辑朱寒冬致辞。中国美协主席范迪安作书面致辞。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涛,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该书编者宛少军分别介绍了该书的出版和编创过程。美术界专家学者及主办方代表等与会交流。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美术史论家,他的美术理论与美术批评促进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健康发展。自1958年在《新观察》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起,他60多年间笔耕不辍,至今已创作美术批评文章1000余篇。北京时代华文书局近期出版的6卷本《邵大箴美术批评文集》囊括了邵大箴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创作发表过的全部美术批评文集,同时收集了其未发表的有关中外美术的评论文章。文集按照“外国美术批评”“中国画、油画等批评”“美术思潮、现象与问题批评”“艺术家批评(三辑)”分类编排,全方位展示了作者在中外美术批评方面的学术成果。

与会者表示,《邵大箴美术批评文集》不仅较为全面地呈现了邵大箴在美术批评方面的卓越成就和鲜明风格,同时为艺术工作者研究中外美术相关问题提供了参照坐标和指导范式,也为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理论建设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个案参考资料。文集中的文章按照发表时间或写作落款日期排序,由此可以感受到作者美术批评思想的演进历程。

会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向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人文学院图书馆进行了赠书。

《邵大箴美术批评文集》在京首发